



路顺阳(中)

# 用月琴唱响重庆

## 月琴大师路顺阳称要把灵魂融入重庆

□陈显洁

路顺阳不是重庆人，他是俄罗斯族，1963年出生在哈尔滨，但他特别喜欢重庆。他说，他的生命是重庆这座城市的，希望能把自己的灵魂与重庆融为一体。我问：“用什么来融合呢？”他回答：“用心灵和月琴。”

因为月琴弹得好，路顺阳15岁时被中央民族乐团破格录取，后来成长为我国知名的月琴演奏家。他的月琴由我国制琴大师韩常树老先生制作，名为“乾坤对琴”，音色纯净，价值不菲。

我和他的相识，是因为一首俄罗斯民歌《喀秋莎》。

### 一 因《喀秋莎》相识

重庆直辖的前一年，因为工作关系，我常常在北京采访，常住北京重庆饭店。一天晚上，我采访回来，为了解疲，一个人在阳台上唱起了《喀秋莎》。此时，一个弹着月琴唱着《喀秋莎》的男中音闯进了我的阳台，他的音色优美，音域广阔，加上月琴伴奏，可谓一绝。

我对这个不速之客怀着一份声乐的好感。路顺阳说，他是中央民族乐团的月琴演奏员，俄罗斯族人。我们一起唱完《喀秋莎》，他随即与我发生了争执。他说：“《喀秋莎》是俄罗斯的第二国歌。”我说：“是第一国歌吧，不然这么有名？”

他神秘一笑，说：“知道这首歌是谁传唱进我国的吗？”我说：“是它自己在我国流传的。虽然作曲是苏联的波兰切尔，但在中国的传唱是在1938年，苏联与日本在琿春地区发生激烈战斗。此时，伊萨科夫斯基创作了这首诗，然后才有了这支歌。所以它本来就是在中国大地上创作的，在我国流传很自然。”他却反对这种说法，他说历史是真实的，但是它的流传是靠他的母亲路瑰迎，她是哈尔滨歌舞剧院的女高音独唱演员，俄罗斯族人。

我不信，反问他，“到我阳台上干什么？”他笑嘻嘻地说：“我爱重庆，据说重庆快直辖了，好想去重庆看看，听说这里有一个《重庆日报》的记者，我想与他交个朋友，今后好到重庆去观赏那些美丽的景色。”他还强调：“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愿望。”

我说：“我就是《重庆日报》记者。”于是，我们紧紧地把手握在了一起。

当天晚上，他就把我带回他家中，认识了他的父亲、母亲和妹妹。全家人都很热情，我与他的母亲一起唱了很多俄罗斯民歌和苏联民歌，如《三套车》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《山楂树》《纺织姑娘》《喀秋莎》《红莓花儿开》《小路》《灯光》《白桦林》等。全家人打开了啤酒，摆上了冷盘，边吃边唱。

原来，路顺阳的父亲名叫王戈情，一级作家。妹妹王璐瑶是影视明星，饰演过《雪山飞狐》中的苗若兰，9岁就考入了国防科委文工团，后来又成为广州战士歌舞团的舞蹈演员。这是一个艺术之家。

那一天，我们唱到了凌晨4点多，还舍不得分手。临走，我和他的全家再次唱起了《喀秋莎》，我们没有把第一国歌和第二国歌的话题继续争议下去，我相信了路顺阳的话，他的母亲为传唱这首歌曲，有过很大的贡献。她曾经在全国各种演出上唱这首歌曲，十多次出国演出，也唱了这首歌。我在离开他家之前，听到路顺阳对他母亲说：“我喜欢重庆，我要和《重庆日报》记者同行，到重庆去看看。”他母亲笑着说：“还要给我带回一个重庆姑娘做媳妇，对不对？”

### 二 渝痴路顺阳

记得路顺阳和我一起回到重庆是1997年的3月18日，三个月后，重庆直辖了。他带了照相机、摄像机、录音机。当然，还有他最心爱的月琴。

火车上，路顺阳弹起了月琴，唱的不是俄罗斯民歌，而是重庆民歌。他唱的是《太阳出来喜洋洋》《黄杨扁担》《重庆是两条江》。这最后一支歌是他创作的，自己作词，自己谱曲，还配了月琴伴奏。我记得，这首歌的歌词是这样的：“从前有两条江，江边住着喜欢吃火锅的人，姑娘有火辣辣的眼睛，小伙有耿达直直的性格，他们是一群勇往直前的人，那是重庆鲜明的个性……”

这首歌一唱，加上月琴伴奏，吸引了同车的旅客。路顺阳为他们大讲重庆和月琴，他说：“重庆是一座最棒的城市，上坡下坡，道路弯曲，不怕风雨吊楼居，市井街巷充满活力。”

我问他，你没去过重庆，怎么知道这么多？他回答道：“我看过很多关于重庆的资料，我还知道仙女山、歌乐山、南山、缙云山、金佛山……我要到重庆去，唱响重庆的山与河。”

有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月琴，有小孩大胆问：“这是什么乐器呀，像个月亮？”他于是给大家谈起了月琴：“月琴是起于汉代的弹拨乐器，由阮演变而来。”

小孩问：“你要用它去歌颂重庆吗？我是重庆人，我要跟你学月琴。”路顺阳听说小孩想学琴，非常兴奋，“我一定教你，我们一起去歌唱重庆。”

接着，他为大家弹起了月琴。

我至今记得那琴声的铿锵，仿佛是百万大军在渡长江，时而高昂，时而低沉。坐在他身边，感受那乐曲，是天边的星河，是心中的焰火，等待星光与露珠的和弦……我感觉他整个身体都在音乐中燃烧。



抱月琴者为路顺阳



作者与王璐瑶



路顺阳的父母亲

### 三 索道上边弹边唱

到了重庆后，他不住酒店，硬要住在我单位的宿舍里。我那时很忙，白天采访，回来就要写稿，我告诉他，不可能有时间陪他，他说没关系，一切都由他自己解决。他说重庆太好玩了，到处都是景点。

我没时间管他，有一天我回到宿舍，问他去过哪些地方玩？他回答说：“天天去坐索道。”长江、嘉陵江，他来回坐，为的是一饱两江眼福。他在索道上边弹月琴边唱，引来不少人围观。他见人多了，立即弹起他的拿手好戏——《百万雄师过大江》。我知道，这首曲子是他在1996年应日本雅马哈公司恳请创作的，这也让他成为电子合成器乐输入月琴音源第一人。

后来，他参加了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八一军民联欢晚会，弹奏了这支曲子，震撼人心，全场轰动，数十万人几次热烈鼓掌，可谓石破天惊。在重庆两江上，这支曲子再次唱响，引起了重庆观众的更加雷动的掌声。

他在我的宿舍里住了八个月，天天传出悠扬的琴声，他在这里教了几个小孩，包括在火车上认识的那个孩子。他还应邀去了永川的职业学校，在那里表演了三天，受到当地百姓的热烈欢迎。永川文联的领导盛赞路顺阳的月琴弹出了重庆特色、大众心声、时代精神。

我问：“你在重庆玩了这么久了，知道重庆名字的起源吗？”他回答：“这难不倒我。公元1189年，宋光宗登基之后，自认为双重喜庆，于是将恭州改为重庆府。”

这个回答令我对他刮目相看。

### 四 打飞的为我弹奏

1997年，重庆电视台播出了电视连续剧《山城棒棒军》，这部可以看作是重庆名片的电视剧，立即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。路顺阳日以继夜地创作了月琴《棒棒变奏曲》，从北京一路弹唱到了重庆，在我的宿舍里，一大群人听他弹奏了这支《棒棒变奏曲》。我记得，那是1998年的夏天，路顺阳抱着他的月琴，突然敲响了我的房门，他的出现令我高兴异常。他是坐飞机来的，我问他为何成了不速之客？他回答说：“就是为了把这首《棒棒变奏曲》弹给我听。”

接着，他饭不吃，更不要休息，便弹起了这支颇具重庆特色的曲子。

一开始，便是川剧的高腔直插云霄，接着便是越过了两江云雾的万里晴空，它划破了渝中半岛的绚烂，仿佛隔着南滨路，看见靠着栏杆找活路的那些棒棒……

第二天一大早，他又坐飞机回到北京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还有重要演出，在这次演出上，他应观众的要求，两次弹奏了《棒棒变奏曲》。

### 五 路顺阳的重庆女友

他在重庆的八个月里，重庆原新合唱团的女高声部团员李某为他介绍了个女朋友。那是一个典型的重庆姑娘，有麻辣烫的性格，更有重庆姑娘的美丽面庞。她是永川职业学校的老师，地道的重庆人，父母都在重庆工作。她是独女，很喜欢路顺阳的为人和性格。只是很遗憾，他们最终没有修成正果。

后来我才了解到，姑娘的父母要求路顺阳来重庆落户，路顺阳欣然同意。可是因为工作关系，中央民族乐团不同意路顺阳调离。当然，他是月琴国手，调动哪有这么容易？这么多年来，他们一直都是好朋友，可是就是没有结婚。路顺阳为此很抑郁，但他常常在北京和重庆来回奔波。我想，这段情缘是伟大的，是路顺阳对重庆的依恋和热爱。

他的女朋友曾对我说：“1996年7月26日，我看到《人民日报》上称路顺阳为‘月琴国手’时，我就在想，这个国手是什么模样？后来，他又被《当代中国》杂志称为‘一代琴帝’。我就在想，琴帝必有琴后，没料到，这个琴后就是我，实在是太荣幸了。”

路顺阳说：“她的笑容如同重庆春天的阳光，眼角眉梢都洋溢着无尽的亲和力，这是重庆姑娘的特色。”

我不明白，路顺阳的这番赞誉，究竟是在赞美重庆，还是在赞美重庆的姑娘？

(作者系重庆作家协会会员)

